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三

宋依通鑑晉紀例不書南

高宗皇帝高宗南渡遷都依晉元帝例加序

帝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二帝北行遂即位于南京後遷都臨安本餘杭郡南渡後升臨安府為行在所

丁未建炎元年夏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于南京是為高宗大赦改元

吕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邪宗室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德昭五世孫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彦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奬王室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叅議官子崧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並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

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接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急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

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曷忠州防禦使韋淵韋賢妃之弟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畧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纒宮闈禍及宗祊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惟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陜州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

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遥謝二帝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彦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遥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黄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彦同知樞密院事

張時泰曰高宗即位伊始而用非其人初政蓋可知矣

邦昌人臣稱帝僭逆顯然雖已畏禍自歸豈得原情廢法乃潛善輩心存左袒竟以金人所脅曲為解釋而高宗亦復以異時金人有詞為懼非惟不聲罪加誅轉位以三公尊之王爵刑賞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遥尊母韋氏為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注見前王五日一赴都堂叅決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

倒置皆由怯懦而成以致顔歧論奏公然請視金人所喜惡以為黜陟髙宗不過以巳躬諷喻而不能示之顯罰其秉釁苟安無振作有為之意巳可概見矣

傅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貶寧江（今四川夔州府宋為寧江軍）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及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顔岐（字夷仲魯人復之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巳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巳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

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彦黄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悦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摇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

徽欽兩朝一切委靡不振馴致

法

遣馬忠追擊金軍

尼瑪哈等既去留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副統素赫原作韶合今改後仿此屯真定羅索圍河中蒙克舊作蒙哥今改後仿此進據磁相托卜嘉圍河間帝命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

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詰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

于亡李綱欲悉按圍城中不能執節之罪非惟申嚴臣子大防且藉此可以飭憲紀而佐維新之治呂好問詭辭沮止不過以曾受僞職冀為自免地耳視從逆為無關輕重且倡為艱難含垢之言峻法滋懼之說則是怙終文過其心更不容誅矣

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

公事
竄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棁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于
遠州
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安置邦彥于潯州徙敏柳州懋英州棁虛中望之鄴皆以請割地安置廣南諸州又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于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于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已而御史中丞張澂復論耿南仲誤國罪帝曰

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劒擊之遂安置南雄州而死　續綱目于南仲之竄與邦彥等連名並書考宋史南仲安置南雄在是年八月不可合為一事今于綱内削南仲名而附注其事實于目之後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在金軍不食死

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　事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何㮚孫傅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

金人破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

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黄潛善等復主和議

羅索見于金史列傳而宋史乃作婁宿二史成于一人之手不應彼此互異至續綱目他處皆從金史作室惟此仍依宋史更不免前後參差按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亦作室懋昭金人其稱名自為可據而昔人編校之疏

請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帥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詔止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金羅索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昌元人)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破與其子致厚皆死之金人復破單密二州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黄潛善等沮之

亦概可知因考
覈以訂其舛

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人貴州于江州

靖康中所以蠟書冐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掔若因而用之則可籍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

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黄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今日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對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

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事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求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命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死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之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

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閒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

李綱以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

位首握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異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

邦昌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聞李綱討賊之說猶必歷詢

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千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

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並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左右言鄧肅請分三等定罪博文紹以撰勸進文及赦書坐貶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宰執豈真以其罪狀尚有可疑益其始高宗未嘗不慮邦昌挾可據之勢將不利于已故當其遣使來迎時尚諭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勞而定高宗非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德其擁戴之功則其終從寬放特因李綱執持大義

知公論所在不得已而行之耳他日邦昌既誅旋即官其親屬雖藉以悦衆而其隱曲亦從可見甚可鄙也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諡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及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

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内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寛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于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葢兩路之屏蔽已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

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懐忠義之心危廹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復一州復一郡者

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絶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又詔陜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河北河東赦令久已不及一旦德音遍布人情自應翕然但謂因此而間有奏捷及金兵引去則不免粉飾太過且此已云高

子旉生大赦

皇子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䘏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宗從李綱言廣示德意未幾而宗澤復以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于河陝為言已自相矛盾可見紀載之不足盡信矣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當枕戈嘗膽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葢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

是時尼瑪哈專權金主不能令守虛位而已斡里雅布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謫好尼瑪哈未之許會斡里雅布卒事遂中輟

立沿河江淮帥府

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一軍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造舟江淮諸州

以張慤守誠伯河間樂壽人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

張慤官樞府首尾一年所與同列者黄潛善汪伯彥諸奸皆欲深鋤異己慤苟少以名節自持則議論之間必當立見齟齬乃周旋既久未嘗失歡則平日之依違周位已可概見且因劉豫

功或藝彊及都總首滿三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慤善理財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風節然議論可否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明年卒

呂好問罷知宣州

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

鄉曲情誼上薦于朝遂啟偽齊悖逆之漸尤不免于結黨樹私史稱其諤諤有大臣風節誠何謂耶

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于陛

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聞黄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

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

以告和暮入一説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

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

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

宗澤忠義凜然屢戰克捷奉命留守東京賴以保全而前後所陳諸疏正論侃侃亦皆發于忠愛實為宋室純臣且能拔岳飛于刑罪之中遂成中興名將其

播赦文于河之東西陜之蒲解是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

明識尤有過人者

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工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急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于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

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于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

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飛由此知名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内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彊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千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于是詔陜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

房琯陳濤斜之敗悞在用車徽宗時邢恕蔡京輩不知覆轍是懲復建兵車之議差運勞擾大為民患宗澤夙號知兵李綱達于事理何以亦有此舉雖其制用人推引與琯之仿古法驂駕者稍異然迂緩繁重馳突之捷不如騎兵擊刺之便不如步卒

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車製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兵器發車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李綱欲用所以其前論黃潛善因從容與潛善言之使所冒死立功抵罪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宋南

即盡其用亦止宜于守而不利于攻且當日徒有創造之煩未聞一收其效史謂渡江後沮洳險隘之地東無所施尚以綱之法不及竟用為惜豈知即用于中原亦適以示弱而不能制勝書生怯懦拘墟徒以捍敵為足恃而昧于奮勇制勝之方真不

渡後以直閣為庶官任藩閫監司者貼職亦謂之借職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

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權王彥字子才上黨人為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

邦昌僭偽之議
因孫愈書名而

紱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説所
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
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
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
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瓔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定其罪固無可寬然視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之甘心從逆者情稍有間前此貶竄逆黨齊愈既已漏網即欲追論其事亦當與時雍輩一律處分乃李綱惡其妄言時政遽爾重翻舊案實之極刑貫不免為私意所累且巨憝尚止投荒附從反行肆市

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嗛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潛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爾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以范致虛知鄧州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

輕重失倫他日張浚劾奏遂據為口實不得謂非綱之自取也

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葢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乗間以擾内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

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䝉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

州修城池繕宫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彦黄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罷西道都總管

閤門宣贊舍人曹勛守公顯陽翟人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閤門宣贊舍人管幹龍德宫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

曹勛間關冒險遠致手書高宗蚤篤念親闈自當酬以爵賞留之左右以備詳詢即其建議由

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舊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

海道迎還策雖
難行而言實無
罪何執政必欲
置之外地高宗
亦且棄之如遺
乎蓋秦迎之說
本非其所樂聞
勛首陳正論而
擯斥隨之其隱
微于是不可掩
矣

自宣和末羣盜蠭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州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

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分討之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時又有關中賊史斌僭號稱帝進犯興州又趙萬張遇皆以潰軍為盜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遂陷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洲遇自淮西渡江縱掠池州驅丁壯以益其軍未幾王淵誘萬誅之明年淵復招降張遇以其兵萬人屬韓世忠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遣吳玠擊斬之曲端字正甫鎮戎人吳玠字晉卿隴干人從永洛

金初稅牛具續綱目繫于靖康元年十二月今依金史太宗紀每牛三頭為一具每具賦粟五斗

八月杭州軍亂

軍校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命御營統制辛道宗討之兵潰于秀州尋以王淵為制置賊盜使淵入杭州執通等誅之

陳通之叛也知秀州權兩浙提刑趙叔近以數騎入城中諭以禍福衆感服叔近因請赦之臺諫不可事遂寢已而王淵兵至淵與叔近有宿憾既誅通遂誣叔近通賊奪職拘于州以朱芾代之芾殘虐軍民怨憤明年小校徐明因芾奉叔近領郡事叔近撫定之請擇守臣于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將也希淵旨以叔近從賊遽殺之明等見叔近死秉城縱火俊斬關入捕明送行在後臺臣有訟叔近冤者詔贈官　趙叔近秦悼王廷美

五世孫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黃潛善汪伯彥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

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納之綱之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于黄潛善汪伯彦之言常留中不報

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宫名從之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宫傅亮軍行十餘日黄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

傅亮奉命總制不知勵衆遄征徒爾逍遥曠日巳不得謂之盡心王事不過畏懼金兵不敢輕進託言持重耳如此怯懦之人奚堪復膺重寄李綱特以巳所薦用曲為迴護忞色力爭則不免因私廢公矣且後此永興淪陷亮首先奪門出降綱暗于知

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黄潛善汪伯彦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鑑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彦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黄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

人其能無悔于
心乎

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
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
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
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
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
而退或曰公決于進退于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
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
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

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淩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毁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

罷黄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説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

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别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許翰罷

李綱既罷翰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

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九月封子旉爲魏國公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注見前進次太行太行第三陘曰白陘在衞輝府輝縣西金人圍之彥兵潰走保共城注見前彥帥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

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

遂復新鄉明日戰于侯兆川亦曰侯趙川在輝縣西北有關重山四障險隘天成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

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

將托卜伊勒呼舊作耶烏今改後倣此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

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

彥不悅己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

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

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即太行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文獻通考王彥聚兵太行山皆涅其面目誓殺金人不負趙王故號八字軍與此稍異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

邦昌當誅之罪方僭逆時已無可寬使早肆市朝申大義于天下豈不足以快人心而勵臣節乃因循不斷顯戮久稽至此乃假暧昧之事令自引決高宗此

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張邦昌伏誅

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

舉可為兩失之矣

如譚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金盡陥河北州郡

金棟摩破河間府雄州達蘭後改名昌穆宗之子舊作達賚今改破祈

保州永寧順安軍二軍皆宋置永寧今保定府蠡縣是順安今保定府高陽縣是餘注

俱見前惟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破

冬十月帝如揚州

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

水軍許景衡字少伊溫州遂安人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

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
命揚州守臣吕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
犯江浙詔蹔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
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極言
京師不可棄黄潛善汪伯彦贊議南幸之非澤前後
建議輒為黄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
於是帝決意下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破
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

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

澤復上疏言欲遣閭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敵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烟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一月竄故相李綱于鄂州

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宋為萬安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詔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倫出應詔乃假倫

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副之至雲中見尼瑪哈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尼瑪哈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霫郡霫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携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之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下遂破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𤫊引兵遁蜀

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尼楚赫等攻漢上鄂爾多後改名宗輔金太祖之子世宗之父按鄂爾多舊作訛里多今改後倣此烏珠後改名宗弼太祖第四子按烏珠舊作兀朮今改後倣此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埒琿海蘭路烏勒呼多懽山人舊作蒲盧渾海蘭路烏勒呼多懽山舊作曷懶路烏古敵昏山今改後倣此軍趨淮南羅索與

薩里罕和勒博散之子後改杲舊作撒里里喝和勒博散舊作瑚魯補善今改後倣此哈富鋒舊作黒今改自同州渡河攻陝西尼瑪哈至氾水關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羅索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氷過破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字潛翁信州玉山人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璦棄陜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戊申二年金天會六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人破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字直夫眉州丹稜人死之

京西州郡皆破

尼瑪哈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尼楚赫急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皆死鬬矢如雨下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偫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破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

州趙伯振太祖八世孫知穎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宋史忠義傳作汝陽丞皆不屈而死

金將烏珠侵東京宗澤敗之

金烏珠自鄭抵白沙鎮名在開封府中牟縣西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

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

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悲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臣為陛下保護京師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

金人破永興軍經畧使唐重守聖任眉州彭山人死之

羅索既破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成克成報之曰汝能殉國吾含笑入地矣及金兵圍城

重與守臣會盟死守兩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存中之祖提舉軍馬程迪字惠老開封人提點刑獄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逵之子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尚等七人俱死

東平軍校孔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作亂渡淮寇黃州

彥舟闕金兵將至山東遂師所部刦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久之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事在

汪黃誤國朝野共知自李綱罷相廷臣遂無敢抗論其過及陳東以諸生言事見誅衆人益復

明年十二月

金人破濰州知州事韓浩琦之孫死之

鄂爾多使棟摩攻濰州知州韓浩率衆死守城破與通判朱延傑皆力戰死金又入青州尋棄去

竄内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知濟南府

簃結相戒成章以宦豎之微乃能直陳無隱可謂庸中佼佼然至楊園興詠于寺人朝局益不可問矣高宗猶復怒其訐直輒予投荒何其迷而不悟耶

豫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注見前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怨而去

金人侵熙河都監劉惟輔涇州人逆擊於新店地名在秦州西破之考宋史高宗紀新店之戰在是年正月張嚴之敗在四月續綱目併書于二月而于三月尼瑪哈焚西京條目云尼瑪哈道闕嚴已死則嚴之死又似在四月以前本紀所書恐不足據然新店之戰已在正月無疑今依之書綱而以張嚴之死分注目下

羅索既破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績降兵勢益

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合鋒洞胸墮馬死金人奪氣既而深更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羅索至鳳翔境上銳意擊敵至五里坡羅索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五里坡在鳳翔縣西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聚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

福恐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金人破淮寧府知府向子韶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死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破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初金兵至淮寧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在正定府贊皇縣東山有五馬石因名奉信王榛徽宗第十八子以總制諸砦

擴奔五馬山砦聚兵得信王榛于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三月金尼瑪哈焚西京而去總制官翟進字先之河南伊陽人復之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

尼瑪哈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羅索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

赴西京捉殺盜賊尼瑪哈復留烏珠屯河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衆復京西宗澤奏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詔從之尼瑪哈在道聞張嚴已死遂自平陸渡河還雲中既而烏珠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迎戰而敗世忠收餘兵南歸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之殺其將翟海乘勝遂入洛陽金帥監至斧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烏珠等聞尼瑪哈渡河亦留兵戍河陽北還

知中山府陳遘為其下所殺金人遂破中山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絶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刃入府害

李彥仙以一尉而能破五十餘

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捽裂之身首無餘城破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歛而葬之

夏四月金羅索侵經原經略使曲端使吳玠擊之羅索敗走同華

羅索既破張嚴勢益張引兵侵涇原曲端使吳玠逆擊於青溪嶺在平涼府涇州西南士殊死鬭大敗之金人遂東走同華

石壕鎮名在陝州東南唐杜甫詩暮投石壕村即此尉李彥仙復陝州

壁可見忠義激發人人足以自効彼為大將擁重兵而望風奔潰者實彦仙之罪人也

金人得陜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彦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陜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彦仙知陜州兼安撫使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除兼侍講以老連章丐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宫既而以本官致仕初時在東郡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既渡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

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

以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仇敵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以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

可恃恐二帝果還乎已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觀李綱宗澤等屢請還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即有擇日還京之詔于仇讐則甘心避之于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于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為過當也

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

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許景衡罷尋卒謚忠簡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間極諫黃潛善汪伯彦以為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暍疾卒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叅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記數各取通定高下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

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絶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

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與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曰奉命北來求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俱掌制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時得報金人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

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名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乗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州等王再興等自鄭州趨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黄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沙店城名在衛輝府滑縣西南

金羅索大掠而東遂破絳州

初宗澤承制以王庶（字子尚慶源人）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金破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金史地理志鄜州宋置康定軍節度）庶急

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在西安府同官縣東北兩岸峻削道從石峽中行至為險阻舊設金鎖關于此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曲端乘其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衆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羅索還軍破之既而詔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會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遺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敵挫鋭于熙河奔北于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閤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

亮不聽

六月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諡忠簡以杜充字公美相人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汪伯彦所抑潛善伯彦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吾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澤子潁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潁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未幾楊進丁進王善等相繼皆叛楊進掠汝洛間衆至數萬翟進擊之追奔數十里馬驚墜塹為賊所害已而楊進南走翟興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死餘衆悉潰丁進寇淮西劉正彦誘降之尋為王淵所誅王善與叛將張用駐京西兵馬連亘光壽千里不斷所至擄掠一空翟興字公祥進之兄劉正彦法之子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于是帝作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後紹興元年復作大宋中興寶

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税卒于道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黄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政柄别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録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

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卒道中聞者冤之伸學于程頤勇于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以趙子砥太祖後令琀之子知台州

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

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叛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

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已而成黨郭仲威攻陷淮陽成轉掠淮北陷泗州遂據其城帝降詔撫諭命成知泗州事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伋及官屬時又有淮盜劉忠攻陷舒州通判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臠而食之事俱在明年

金主廢宋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遼置元省故城在今奉天府開原縣東北

二帝赴上京金主命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從依達蘭以居達蘭亦厚待之

九月金將鄂爾多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砦遂會尼瑪哈南侵

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黄潛善汪伯彦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稽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鄂爾多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榛亡走不知所終鄂爾多既破諸砦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尼瑪哈未至鄂爾多敗擴軍于清平尼瑪哈聞之遂由黎陽渡河與鄂爾多會兵以攻澶濮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字仁仲隆祐太后兄子）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知濮州楊粹中（正定府人）襲破金尼瑪哈軍十一月金人破濮州粹中死之

尼瑪哈鄂爾多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尼瑪哈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破粹中被

浚前此劾罷李綱力為汪黃之地已屬巧于迎合而建都杭州之議復首自浚倡之益高宗意在幸浙浚已窺測而知故婉言之以發其端正其工于立說耳然浚他日銳意出師尚知盡心國事而致身之始乃由詭遏豈非熱中之為累乎

執竟不屈而死是月金烏珠破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又破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趙不試太宗六世孫

金羅索破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漢縣屬上郡後魏徙置于北地郡故城在今慶陽府寧州不進

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令還端涇原時金羅索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氷渡河犯晉寧今陜西葭州宋元符初置晉寧軍侵丹州注見

前又渡清水河注亦見前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宋縣令屬邠州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迂道自邠之三水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徙置于栒邑今縣屬邠州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𤫊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唐縣今屬延安府延安已破通判魏彥明不屈而死彥明開封人庶無所歸以兵付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

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燮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燮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燮已去追之不及張中孚字信甫張義堡人

金始撰國史

女真初未有文字尼瑪哈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摭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頁

與耶律迪延舊作迪越後改名勗字勉道穆宗英額第五子按烏頁舊名烏野今改後倣此

掌之今改

以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假禮部侍郎使金軍

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

官待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

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

郊大赦

金人侵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字彦猷衢州建安人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和抑其所請金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羅索聞之執可求子彦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

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金人大敗之斬羅索之子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達蘭圍濟南劉豫遣子麟御卻之達蘭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金鄂爾多破北京提刑郭永（元城人）死之

鄂爾多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

遮梁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破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鄂爾多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高宗信任汪黃幾如宣和之寵

用京蒲惟時可求劉豫相繼叛降李成劉忠共起為盜而河北山東諸郡縣多入于金皆事之顯而易見者乃因二人朦蔽置若罔聞聽其擅權恣橫方自謂命相得人冀資左右輔弼之益惛瞀若此豈復可望其有恢復中原之志哉

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金尼瑪哈破襲慶府（令兗州府宋政和中為襲慶府）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

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
發遂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黄潛善汪伯彥以為過
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民兵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馬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四

宋

高宗皇帝

己酉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彦致仕

彦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親率兵趨行在見黄潛善汪伯彦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

韓世忠方會兵援濮其兵力必

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金尼瑪哈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兵力戰外援不至城破復謂尼瑪哈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尼瑪哈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韓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沭陽（後周縣今屬江南海州）兵潰金尼瑪哈遂入淮泗

世忠屯淮陽（北周縣後廢故城在今泗州）會山東兵以援濮州尼

不甚微臨陣決喬勇爭先未嘗不可以寡敵衆即不能與戰豈并不足自守何遽棄軍而走坐使金人乘勝長驅乎高宗自是不復再至江北偏安之局實成于此世忠名將畏葸尚然劉光世之望風輒潰更不足責矣

瑪哈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尼瑪哈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本漢鹽瀆晉更名今縣屬淮安府）衆遂潰張遇戰死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尼瑪哈遂陷天長軍（本唐縣宋改軍尋仍為縣今屬泗州）帝奔鎮江

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阻淮以拒金人敵未至而軍自潰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破天

長軍内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内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汪伯彦黄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黄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黄鍔至江上軍士以為黄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武舊作馬五今改帥五百騎先馳至揚

州聞帝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烟焰燭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

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命留朱勝非守鎮江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控扼江口續綱目于帝意遂決下作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考宋史高宗紀二月癸丑以吏部尚書呂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使是江淮制置使乃劉光世之官綱目誤係于呂頤浩殊為疎謬再考高宗紀是月庚申次崇德縣拜呂頤浩兩浙江淮制置使續綱目既誤書于前又複書于後一官再命尤為舛錯今依本紀改輯而于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不另立綱附注于此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今蘇州府宋為平江府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

浚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五代吳越縣今改石門屬嘉興府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吳越縣今屬蘇州府

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詔錄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金羅索陷晉寧軍徐徽言死之

羅索破晉寧軍徽言據子城拒戰不勝欲自殺左右

李綱既退未聞金人因而罷兵則罪綱以謝金之說謬妄已可槩見况前此顏岐論奏爲宗留

持之金人猝至挾嶶言以去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嶶言大罵羅索殺之統制孫昂（翊之子）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嶶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羅索遂進陷鄜坊二州又破鞏州

帝至杭州赦

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黄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

斥其非乃因潛善欲排異己遂從其說使綱不得與于政令何其自相矛盾耶

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豫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俟至秋冬金人再舉驅敵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至此後悔晁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金人焚揚州而去

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至杭州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目作聯疏求退今依宋史本傳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論者或求減其罪云

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王淵管船江上玩誤濟軍且忿劉光世之言擅殺皇甫佐以御逃軍罪所必誅不聞高宗治其罪越轉遷顯職賞罰已為倒置且欲以免進呈書押掩飾調停尤為謬舉雖賊臣倡亂不盡由此

三月日中有黑子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俊駐平江

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責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而措施失當實釀禍之一端也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内侍康履等刦帝傳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

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結時内使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内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内侍恣横言于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

府傅等疑其由内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時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彦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彦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宫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内侍皆殺之㕘馳入宫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守宫門引傅黨入内奏曰傅等不負國恩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

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傳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

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適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于樓下腰斬履儹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于遠州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闡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

朱勝非目擊賊人陜過乘輿不

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内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檻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黄潛善汪伯彦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彊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决

能奮身紓難樓往返徒代賊傳旨來問有所捍狀已乖大臣安危相倚之義及隆祐太后出門宣諭義正辭嚴勝非在側使能引伸曉解示以禍福安見不可折羣賊之氣以杜逆謀乃始終箝口不語雖聞太后諭讓尚爾嘿然轉請高宗手書禪詔致

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于是皇子旉即位大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

成厥立之勢誠不知其是何肺腸即云委蛇求濟以徐圖匡復武亦推宜應變之方顧事已經旬並無討賊之計又未密約在外握兵諸將以協力勸王使非張浚諸人慷慨誓師迅為匡復勝非將遂安心坐視耶觀其所建白不過曰引賊黨同奏以弭

節度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

其疑舍此則無籌畫是惟知一身免禍于國事究何所賴繩以春秋之法亦宜能逃同惡之誅乎

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敵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擧鞭誓衆士皆

感厲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説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轓（字元通後賜名康國遂寧府人）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轓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留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不可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出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梁縣今屬蘇州府）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

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于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疾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轓

往杭因報書于正彦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興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注見前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謫黄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洛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沙漠之域今事不諧不過

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鄭瑴（字致剛建州人）並同簽書院事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此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

宫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彦鐵券傅等遂帥百官于睿聖宫帝慰勞之傅正彦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時京東諸郡多入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鄂爾多還屯濱州注見前尼瑪哈歸至東平命達蘭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王復故將趙立 徐州張益村人 復徐州

初徐州既破都虞侯趙立戰死復蘇求王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

夏四月帝復位詔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炎紀年以苗

傳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彦副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彦夜遁頤

浩浚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

賊猶握兵居内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

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

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

世繼之翊衆少郤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

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于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即今北新關在杭州府仁和縣北傅正彥急趍都堂取鐵劵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走犯富陽注見前新城三國吳縣今屬杭州府二縣將趍閫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卿不覺覆手念

朱勝非既不能弭患于未萌復不能靖亂于臨事及諸將戡定禍患實無顏復居政府顧其乞

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朱勝非免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帝初復位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

罷時雖舉呂頤浩張浚以代而一則謂其練事而恭一則謂其喜事而疏力為取抑隱然有二臣皆不已若之意則其形跡戀棧肺肝已不可掩而所為引避求退特藉以杜衆人之口非真能負疚自劾也

事而踈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顔岐門下侍郎王孝迪中書侍郎張澂尚書右丞盧益同知樞密路允迪簽書樞密等俱免而拜頤浩右相復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勝非尋落職居張澂于衡州

禁內侍干預朝政

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

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新官制三省不置長官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分班奏事獨中書取旨門下雖為首相不更與聞事俱具前續綱目敘次重複今刪節改輯元祐初司馬光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

帝如江寧

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

冊魏國公旉為皇太子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浚招諭劇盜薛慶于高郵慶降浚因留撫其衆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嘆即日趣還原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

靖康稱姪稱臣而仍不免于覆

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别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字光弼鄱陽人使金金人拘之

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濱州還燕山帝遣

亡之禍前鑒昭然建炎諸臣方欲恢復中原力圖中興之業高宗縱不能震憤自强亦何至望風畏葸遽欲去尊號奉正朔甘于卑屈若此及信使未達而局殊已大起燕雲河朔之衆南下則又以守則無人奔則無地乞哀于金將徒取不答之辱究無

皓還金遣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事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即冷岬山亦作冷陘方輿紀要山在故黃龍府北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解于航海之追
愚懦無能真不
足齒矣

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

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注見前之魚梁驛與苗傅劉正彦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彦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

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因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後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撿用乃謂時政之闕莫大于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

廟廷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

不切于事即如其言思舉而廊清之又豈遽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末之見抑仍門户排斥之私耳

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宫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絶塞之寒若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罷右司諫袁植

植請誅黄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

范瓊前此通達二帝已為神人

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

金烏珠大舉南侵

尼瑪哈鄂爾多既還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

金主從之遂破磁單密州又破興仁府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安人

秋七月太子旉卒謚元懿

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

所共憤至是復為亂賊苗劉皆死叛逆之跡益彰若不急除其患將不可測張浚不動聲色執之於已營之閒旋即擬定其眾可為幹濟所惜未能磔耶市朝大快人心耳周禮乃泥綱目連書張浚發建康之文謂浚之所忌者瓊瓊誅然後得行其志竟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陜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詔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

似浚討僞大憝專為自閫私利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尚足與論史事耶

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服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升杭州為臨安府

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字子濟宋城人張守陳武昌

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邴（時為參知政事）滕康（時簽書樞密）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太后至建康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字無虞湖州歸安人）制置江淮荆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康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數皆隸焉（李邴尋罷以劉珏代之）又命四廂都指

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在南康府星子縣南鄱陽湖中方輿紀要昔有星墜水為石因名宋建炎中孟太后過此建寺後改為福星院暴風覆舟宫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充留守東京以糧絶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㝢相繼代充然留守司名存而已

時非上古而談封建井田皆拘儒不達世變之說況南宋時外逼金兵內侵疆域中原幾無寧土計夫授田田於何來計井賦賦將安出勢既扞格難行流弊更無所底止乃當時以為不可少之書適見宋儒之迂闊而已

廣州教授林勲賀州人上本政書

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民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羡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緜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

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

八月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

時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還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守師

禹縣人豐使金請和致書于尼瑪哈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以諭意與尼瑪哈書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顧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閏月以呂頤浩杜充守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始正官名事具前

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宫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捍禦及敵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

韓世忠謂不當更棄江淮最為切要即以將才而論世忠勤減苗劉已著成效而杜充為東京留守耀絕遁歸其優劣不啻霄

而修戰署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彊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必爭之地

壞乃以江東節制付之杜充用人已為失當設後北關充敗降而倉皇失據悔亦晚矣南宋是時勢已頗蹙建康臨安所爭無幾然長留淮南以為屏蔽不更愈於專恃長江乎而樓炤謬說顧以量力知已為辭視保淮為末務淮防既敞而江險亦不足

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

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瓔隸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杜充嚴急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帝如臨安

考功員外郎樓炤字仲輝婺州永康人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

憑其失笑史甚矣

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丙午朔日食

金人破南京

知府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寧人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與宋汝為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詔周望守平江

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詔韓世忠守圌山在鎮江府丹徒縣東北濵江為險福山在蘇州府常熟縣北下臨大江與通州狼山相對

望初由兵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事至是以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既而郭仲威降于望進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守平江

遣直龍圖閣張邵字才彦烏江人使金金人囚之

邵至濰州見達蘭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其書言兵不在彊弱在曲直天未厭

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蘭怒取所賷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祚山方輿紀要作㸑山在青州府安邱縣東北金人置砦于此

金殺故知真定府李邈

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是金下令改易冠服邈憤詆之金人撾擊其口猶吮血噀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謚曰忠壯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加越州
時烏珠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黄入江西帝
遂如越州
張浚治兵于興元
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
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
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于是辟劉
子羽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為隨軍轉運

使專總四川財賦開先提舉川陜茶馬事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馬逾二萬匹

至是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于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于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

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于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

高宗至建康廓未暇燒懼淮南之不可保復幸臨安即當奉隆祐太后同往乃以防秋事迫遣人邑駐洪州復自吉而虔云焚

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威武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歡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字唐卿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金人趣江西劉光世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江西州軍多潰

烏珠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遂攻破黃州知州趙令宬燕王

風浙屢瀕危險且劉光世前此守淮潰走恇怯已可概見乃令其獨當一面以為捍禦其不足恃以保衛固無煩再計矣高宗止圖一身奔避之便而不顧母后杌隉之虞其心殆不可問豈特斂欽不還足啟人訾議乎

德昭後不屈被殺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入城由大冶五代南唐縣今屬武昌府趨洪州滕康劉玨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破臨江軍宋置今江西臨江府是洪撫袁三州注俱見前亦破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隋縣明改泰和今屬吉安府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玨皆遁兵衛不

滿百遂自萬安宋縣今屬吉安府陸行如虔州后及潘貴妃開封人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鬬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得安既而金人破吉州還屠洪州

帝如浙西未至復如越州

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其上流即剡溪自紹興府嵊縣流逕會稽縣曹娥廟前因名曹娥江

其下流亦曰舜江至三江口入海者有至錢清堰即錢清鎮在紹興府山陰縣錢清江所經也以東漢太守劉寵受父老一錢事得名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避敵之計遂復詔百司回越州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于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

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

二人皆嘗建議避金人故遂用之

金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字希稷吉水人死之

時江浙倚重于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

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進兵取和州無為軍遂由馬家渡渡江破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字君銳莆田人及飛帥師迎戰王𤫊以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烏珠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棁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金通判楊

呂頤浩與諸將議避敵時即有且戰且避之說其附中畢存航

邦又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尼瑪哈薄其為人久之乃得仕

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叛降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海一將以為長筭至是遂進策請行無論他日章安之追幾不免于禍而風濤漂泊詎可久居所謂萬全之地顧如是耶又況奔逃跋涉出入無時實已損威失重乃猶自詡為兵家之奇亦庸陋不知恥甚浩處苗劉之變綽有遠謨張浚亦稱其能斷大

盜桑仲據襄陽

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注見入蜀前）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有

時有邵青者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剽掠淮泗間又江淮宣撫司準備將戚方擁衆為盜犯鎮江殺守臣胡唐老進破廣德軍既而方為岳飛所敗降于張俊青後降而復叛聚其衆于崇明沙劉光世令王德討之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罪德獻諸行在廣德

事何前後之不相符若此豈其才識僅能集策以成事而不足獨當一面乎

軍宋置今安徽廣德州是崇明沙即今太倉州崇明縣唐宋時疊漲三沙鼎立海中其東沙即舊縣所治後已屢遷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今常州府江陰縣宋為江陰軍十二月金烏珠破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烏珠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在杭州府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為江浙二境要隘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抵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湖州吉安人死之烏珠聞帝在

明州遣阿里富搭𤍯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次于定海縣五代吳越置望海縣宋太平興國中改名定海即春秋甬東也注見前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又謂張俊曰若能捍敵成功當加王爵吕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以下多從衛越四日帝舟次昌國縣宋置明改為衛在今寧波府象山縣西南

汗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在廣德州境）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爭降附之

金人破越州遂趨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

阿里富埒琿入越州宣撫郭仲荀奔溫州知府李鄴

降通判曾意字仲常肇之孫死之富將琿遂濟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砦計事俊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

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春正月金人破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帝走温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次日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于江者無數夜拔砦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于烏珠明日帝移次台州章安鎮本後漢縣隋廢為鎮今曰章安市在台州府臨海縣西南越四日烏珠遣兵與阿里富埒琿復攻明州張俊懼歸師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越九日金師乃入城屠其民乘勝破昌國縣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卻之金人引還帝

發章安如温州泊于港口續綱目作帝聞明州破移次章安鎮考宋史高宗紀丙午帝次章安巳未金破明州相距十有四日今依本紀次序改輯

金羅索陷陜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

彥先在陜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為戰守備遣都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羅索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羅索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羅索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

曲端桀驁不馴屢形跋扈張浚非不知之特以其臨陣威聲尚堪制勝為朝廷惜僇侮之才故以百口保端明其非叛委任不疑雖甚頑劣之人亦當為之感動出死力以相報矣乃陝州之圍復挾彦仙私憾不遽檄赴救

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彦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彦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彦仙曰與金戰羅索奇其才誘啗百端彦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彦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羅索怒盡屠之

金以韓企先燕京人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

儼然仍以王庶待溲溲見其怙終若此尚安望其同心集事乎他日恭州之獄雖由讒譖而成而其致釁不可謂非自取也

或革咸取折衷

二月河北盜酈瓊字國寶相州臨漳人降于劉光世

瓊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南下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勤王行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為金當海所敗遂率衆降于光世詔以為楚州安撫使

以盧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御史張延壽論滕康劉珏不能憂國使太后涉險為

敵人追迫遂俱免而以益同代之

金人屠潭州

金旣破江西諸郡乃引兵趣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暕劉价趙聿之戰死向子諲字伯恭敏中元孫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金烏珠引兵北還

烏珠還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烏珠遂入

常州鎮江府既而侍御史沈與求論望罪謫連州安置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鼎州人鍾相作亂尋伏誅其黨楊太復叛

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勇壯以捍敵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攻陷澧州既而孔彥舟擊相　時彥舟初降　擒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　三國吳縣今屬常德府　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

為公云後太衆日戩自稱大聖天王立稚相少子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帝為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即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及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于虔州

夏四月金人入潼關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在慶陽府寧州故彭原縣西南寰宇記隋因原名縣敗績端走還涇原宋史曲端傳作涇州考宋涇原路治涇州

端退還本鎮故宋史與綱目互舉言之

金羅索既破陝遂長驅入關攻環慶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自將屯邠州玠先擊金人敗之薩里罕懼而泣金人目之曰啼哭郎君羅索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退去且時方盛暑遂

復還河東

帝還越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吕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温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廵幸浙西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烏珠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忠世忠敗績烏珠遂趨江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在松江府青浦縣北以青龍江名中軍駐江灣鎮名在太倉州寳山縣南吳淞江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師

金山屹峙江心何能馳騎且烏珠是時志在濟江豈肯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竇日金山與南岸相連屬者不知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影中流鐘聲兩岸原時名的流傳蘇軾亦有阻風金山之作

還擊之及烏珠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山在鎮江府丹徒縣東江中後漢處士焦先隱此因名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在丹徒縣西北江中與焦山對峙本名浮玉山以裴頭陀開山得金因改名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

則山之不能通陸自昔已然方輿紀要因于金山下增對岸二字謂廟在銀山殊無確據况世忠屯戍焦山與金山銀山東西相距均遠登眺亦無所見其為傳聞顯然惟王象之及熊克皆云廟在北固較為可信蓋北固踞江南岸既得振策以馳而山

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起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能濟俘獲甚衆獲烏珠之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黄天蕩（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大江至此寖深廣横濶三十里）烏珠窘甚或曰老

居東北與焦山正直故可登之以覘虛實二人皆以宋人紀宋事自當得實非若宋史成自元時僅據傳聞而不詳形勢徒滋後世之疑議也至謂一人紅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即烏珠其說尤誕金源衣服至大定明昌間始酌用中國制度其初必無疑

鸛河故道（亦名老鸛嘴在黃天蕩南）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亦曰北城在句容縣北）大破之烏珠乃復自龍灣（市名在上元縣西北）出江中趨淮西會達蘭自濰州遣貝勒塔葉（舊作孛堇太一今改後仿此）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塔葉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

衣博帶之人況身臨戰陣安有服袍玉以從事者其為宋人誇飾附會無疑即此可證金山馳馬之荒唐矣

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烏珠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從之刑白馬以祭天及

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珠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還趙鼎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呂頤浩免

初御營司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

呂頤浩在位專恣不為無罪但其請幸浙西下詔親征持議未為大謬鼎何故反力詆之而高宗一聞鼎說毅然聽從頤浩遂因此罷相高宗非果賞其忠諫也蓋鼎前此衆寡不敵之說及

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威堅卧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

此時不可輕舉之說與高宗畏葸本懷隱相契合故不覺言之如水投石耳至其兩次改官皆堅臥不受乃宋人矯抗結習且樂居言路以便其攻訐也論者乃謂頤浩欲以官啗鼎而鼎之固辭為不入其黨審是則必遷除非由朝命而後可顧中丞之

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

留守司統制牛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追敗金人于寶豐（宋縣今屬汝州）

金兵下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荊門（注見前）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

五月岳飛襲金人于靜安（鎮名在上元縣西北其旁即龍灣市）敗之

烏珠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梲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亦鎮名在六合縣南）而去（梲道死邦光歸于劉豫）岳飛邀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

拜史謂其因議避而擢用則學士吏部之選又安知非因迎親征而晉秩耶

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以翟興等為荆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

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蠭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畀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

州漣水軍今淮安府安東縣宋為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字德之咸寧人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

自守尋又以孔彦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楊鎮撫使既而陳求道為劉忠所執罵賊死劉位為盜所殺薛慶與金人戰揚州城下敗績死之李彦先引兵援楚州亦敗死馮長寧叛附劉豫吳翔棄城遁走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王徳襲執之送行在伏誅其李成孔彦舟降劉豫翟興為下所殺事别詳後

金人圍楚州

金撻蘭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

金兵略地攻城未嘗久駐張彬謂羅索孤軍深入乘其初至而擊之未為非策曲端乃欲按兵據險時出兵擾其耕穫且欲遲一二年以待其困弊並為保疆以俟十年之計所見殊謬金人

道于楚丘斬其使烏珠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

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羅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

所至並未以屯墾為事不過因宋地之糧即擬之使不得安食又將從而轉攻他郡耳豈肯株守一隅坐待宋人之積久以圖之耶曲端妄議沮撓軍事徒惑人心罷斥亦不為過而論者以端後此死非其辜並此事亦歸罪張浚實非持平之見也

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烏珠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以岳飛為通泰鎮撫使

張浚薦之也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

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不聽

金烏珠引兵趨陝西

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烏珠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羅索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鄂爾多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注見前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北踰月太上皇后鄭氏崩洪浩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建人范汝為作亂

時方艱食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熾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

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
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以桑仲為襄鄧隨郢鎮撫使
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侵諭之曰俟宋平
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衆議折可求

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蘭請立巳達蘭許之乃言于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達蘭以聞于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

南渡諸將世以張韓劉岳並稱然當日始終未嘗敗衄者獨一岳飛耳韓世忠雖時見失利而戰功尚可指數至張俊輩之少著微勞不過剿平內地羣盜其

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進鎮撫使趙立死之

楚州破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州光世將王德酈瓊等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

與食人還未嘗不望風鼠竄也即如楚州之役張俊既畏縮辭避至五降御札而光世訖不奉行逮俊劉麟要金師南下光世坐視逆延棄廬州不守反告避鼎以何事為他人任患幾有無君之心高宗不能明抵其罪光世得以榮寵倖終而史官亦概以中

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敵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破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羅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

浚聞烏珠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

興佐命目之無
識甚矣

字信叔德順軍人 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字充道龍于人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

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軍中詐張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敵金羅索撫掌大笑曰聞曲將軍已得罪何紿我也遂擁兵驟至　宋元通鑑以詐張端旗為富平再戰之事係端死後考宋史張浚傳無再敗富平之事通鑑蓋本羅大經鶴林玉露說不足據今採岳珂桯史辯注已而金人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金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

驚遁諸將皆潰金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是役也金羅索已病既戰烏珠左翼軍將邠羅索以右翼力戰遂敗浚軍未幾羅索卒）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蘭為其任用達蘭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蘭

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蘭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

秦檜自金挈孥而歸為逃為縱俱不足深詢惟是高宗之懷安厭兵欲不願徽欽返國端倪早

已流露以檜之奸必更能窺測隱微故首以求和書革為對高宗一見即許為檜忠稱為佳士固已墮其術中矣

謂輔臣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毋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金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達蘭陰縱之使還也

十一月趙鼎罷以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簽書樞密院事

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是秋八月拜參知政事）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

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

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

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以王彦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覦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關在陝西興安州平利縣東南與湖北鄖陽府竹溪縣接界衆號三十萬仲彦舊部曲也以申牘請于彦曰仲于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

耳彥遣統領閻立為先鋒擊之賊鋭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在鄖陽府房縣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鬭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山名在房縣西北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張浚退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大散關之東以

拒金

時金人盡破涇原諸州軍叛將慕洧復引金兵破環慶遂入德順軍注見前浚聞之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棧道注見前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

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覬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金人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

宋縣屬岷州故城在今秦州禮縣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人侵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

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捽以去惟輔大呼曰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定差役法

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内選才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一年得替其次有保長二年得替又有户長主催一都人户夏秋二税一税一替若品官之家並得免差而限田有制一品限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子孫減半廕盡則役

同編户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户及孤弱悉免

金人大索客户拘殺之

金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户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于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偽齊以舊河為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故爾

樂壽縣得客户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瑪哈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

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尼瑪哈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捲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呂頤浩救之不克時頤浩為江南安撫制置大使為成將馬進所敗江州尋陷朝廷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未幾李成復陷筠州筠州唐置今江西瑞州府是

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在江西南康府建昌縣長山西南

羣盜皆遁

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在南昌府新建縣西一名南昌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

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

史稱岳飛行兵張岳字旗以懾敵蓋其後威望衆著藉此以先聲奪人而楔子莊之戰則不盡然蓋飛設伏已定正欲以兵少誘賊使賊但見其易取而不復

兵自上流絕生米渡亦曰生米潭上有市又曰生米市在新建縣西南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即長山在建昌縣南又斬其

致疑斯為制勝之要若徒以旗幟虛名謂操勝券猶淺之乎論飛矣

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興國軍宋置今湖北武昌府興國州是等處羣盜皆遁已而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黄梅縣大敗之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用遂率衆降江淮悉平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孔彦舟本李成黨尋為蘄黄鎮撫暴横不奉法明年朝廷將以兵執之彦舟遂以所部叛降劉豫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五代楊吳縣今屬揚州府達蘭北遁

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人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在縣東亦曰𤁗頭湖後名得勝作水寨以守金達蘭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

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達蘭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泰州

張浚退屯閬州分諸將守川陝先是金破鞏河樂蘭廓積石西寧諸州盡有涇原熙河二路至是復破福津西魏覆津縣唐改福津縣元省故城在今甘肅階州蹊同谷西魏縣元省故城在階州成縣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趙益昌注見前王庶為

利夔制置使節度陝西諸路知興元府未幾復以吳玠為陝西都統制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謚昭慈獻烈）

詔權攢（不葬而掩其柩曰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

金襲西遼和勒端（舊作曷董今改）城（方輿紀要在故庭州東北）不克

金聞耶律達實在和州（遼置在漢北）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達實所往尼瑪哈以耶律伊都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

女真軍萬人付伊都使攻達實軍于和勒端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和勒端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燕王德昭元孫為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令其封久不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令話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絶

曲端抗違軍檄坐視危急不援以致城破將殁奚止再三坐以失律之誅亦不為枉王庶以前諸事即不追咎而陝州彭原之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

致敗皆張浚所目擊若彼時即請朝命而誅誰得而議其非者乃于事後信漢變之讒羅織遂繫且以非法致之死恭州之獄論者咸以為冤浚實不能辭懷私擅殺之罪矣

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遂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愛之甚于子息及在獄聞康隨至呼天者數聲又連呼鐵象可惜者復數聲既死不旬日鐵象亦斃

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免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

劾之詔伯彥復褫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

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

有是命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九月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

時江淮初定命頤浩仍兼宣撫頤浩先為江東宣撫見上頤浩敗賊張琪于饒州遂拜少保復相及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而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復修日歷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官故書榻前議

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注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歷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冬十月吳玠及其弟璘大敗金烏珠于和尚原烏珠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時關隴六路盡陷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

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摩哩（舊作沒立今改）自鳳翔教拉扎哈（舊作烏勒折合今改）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教拉扎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摩哩方攻箭筈關（即箭括嶺為岐山最高處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扭于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于是烏珠會諸帥率兵

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玠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金人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嶺名在隴州南吳山下）以待之金軍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鬀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刼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于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使

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温台路入閩汝爲聞大軍將至

亟入據建州

十二月盜曹成破道州

成初破漢陽鄂州屯攸縣漢縣今屬長沙府湖東安撫向子

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唐縣今為衡州府治欲圖之

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

成大掠執子諲而去已而統制馬廣遣人諭成子諲始得釋

金以陜西地界劉豫

先是豫置招受司于宿州以誘逋逃者至是金復以陝西地界之于是中原盡屬于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四